

手稿整理

館藏徐復觀教授手稿整理(十)： 第十章 歷史的另一傳承--墨子的兼愛與天志

謝鶯興*

本文係進行手稿與單篇發表的文章(簡稱「論文」)及彙整為專著(簡稱「專書」)等三類的內容比對。

本章發表的論文在《人生》21 卷 6 期，以〔〕符號表示論文與收入專書間的差異。

本章的手稿有兩篇，第一篇是「墨子的天志」(以下簡稱手稿一)，以{}符號標示標示手稿一與論文及專書的差異；第二篇是「墨子的兼愛與天志」¹(以下簡稱手稿二)，以【】符號標示標示手稿二與論文及專書的差異。手稿之字跡未能辨識者，乃以「■」標示。各符號所表示手稿、論文、專書間的差異，則於註語說明其間的不同。

〔第十章 歷史的另一傳承--墨子的兼愛與天志〕²

—

〔孔子的人性論〕³，乃中國古代文化長期發展，逐漸形成的產物。但一個偉大民族文化的進程，在沒有強大壓力干涉之下，決不會只成為一條單線地、直線地前進。對於同樣的客觀環境、社會問題，可以產生各種不同的觀點；提供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法。人性論的出現，是為了解道德的根據，乃至人類自身依歸的問題的。墨家無人性論，但並不是沒有此一問題。他對此一問題{所提供的解決}⁴方法，則是以走【歷史回頭路的外貌，立基於天志的構想之上】⁵。墨子的天志，實同於周初宗教性的天命。

*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務發展組組員

¹ 按，手稿二稿外空白處題「貫之兄，此文如可用，望刊出後寄賜六份。如不可用，望轉交達凱兄。又收到時望復示一信。」但又被硃筆劃除。

² 按，手稿一篇名作「墨子的天志」，次行有被墨筆塗刪的「第六章儒家外的先秦諸子的人性論」等字；手稿二、論文篇名皆作「墨子的兼愛與天志--中國人性論史初稿之六」，但手稿二的篇名，在「墨子的」與「天志」之間，插入「兼愛與」三字，顯示在原擬以「墨子的天志」為篇名發表。

³ 按，專書此 6 字，手稿一作「如前所述，儒家的人性論」；手稿二、論文作「在這以前，主要是敘述儒家的人性論」。

⁴ 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6 字，手稿一作「解決的」。

⁵ 按，手稿二此 18 字的右側，有小圓圈(「°」)的符號，與刊登於期刊中單篇論文之符

〔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「蓋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禦，為節用。或曰，在孔子時，或曰，在孔子後」。按〕⁶現存《墨子》一書中，常以楚越齊晉並稱(如〈非攻下〉、〈節葬下〉等篇)，可知墨子之生卒年月，雖無由論定；要其主要活動，則在越未滅於楚，三家亦尚未分晉之時。【{所以他的生平，〔 〕⁷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謂「或曰並孔子時，或曰在其後」，}】⁸以在孔子後而與孔子頗為接近者為近是。〔孫詒讓《墨子閒詁·墨子年表》謂「墨子當與子思並時，而生年尚在其後，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，(紀前四六八--四四一)，而卒於安王之季(紀前四〇一--三七六)，蓋八九十歲，亦壽考矣」。孫氏謂其生年在子思之後，恐推論失之太遲。《漢志》「《墨子》七十一篇」，現存五十三篇。其書非自著。凡有「子墨子曰」這類話的，是其學徒引用墨子自己的話。沒有「子墨子曰」的，是他的學徒，傳述他的，並加以發揮的話。五十三篇中，其編成的時代，並非一時。自〈親士〉第一至〈三辯〉第七，各僅一篇，疑係墨學未分派以前所編定。自〈尚賢上〉第八至〈非儒下〉第三十九，疑係墨學分派以後所編定。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，以「墨分為三」，或與此正合。〕⁹孟子距楊墨，詆墨氏為無父；且曾與墨者夷之有關涉；但墨子非儒，而未涉及孟子。《莊子》一書，除〈天下篇〉正式對墨子及其學派作正確的評論外，提及楊墨而加以譏刺之辭者，亦非只一處。但《墨子》書中，亦未關涉及莊子乃至道家。由此可以推定，現行《墨子》一書，自〈親士〉第一至〈非儒〉三十九，【其編定之概略時間，〔當在孟莊〕¹⁰】¹¹時代之前。並在孟莊時代，已開始流行。〔至於前述之有關名詞，則因我國文化，到了春秋末期，因貴族崩潰及沒有統一的政治控制力量，已開始作自由的發展。此類有關思想性的名詞，其使用的情

號相同，顯示手稿二應是擬寄出的稿件的再修稿。

⁶ 按，專書此 31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論文皆無。

⁷ 按，專書此 31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論文皆無。

⁸ 按，此論文 18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專書皆無。

⁹ 按，專書此 232 字，手稿二、論文作「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中，有士與君子之稱；而《墨子》則常將士與君子連為一詞而稱為「士君子」。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中，皆各別述及堯舜禹湯文武，而《墨子》則常將堯舜禹湯文武連在一起；此皆似在分別稱述之後，再加以整理條貫而始成立的稱呼。〈所染第三〉，一則曰『以其行理也』；再則曰『處官失其理矣』，理字作抽象名詞用，亦始於《孟子》《莊子》前後。據此，則《墨子》之編定成書，似在孟子時代之後。然」等 145 字。

¹⁰ 按，專書此 4 字，論文作「斷係編定於孟子」。

¹¹ 按，專書此 12 字，論文此 19 字，手稿二作「斷係編定於孟子」。

形，便不應僅憑儒家發展的單線來加以衡定。〕¹²〈公孟篇〉裡提到告子，孫詒讓引蘇說「此告子自與墨子同時，後與孟子問答者，當另為一人」，這是可以相信的。此外，〈經〉上下〈經說〉上下，有人以為係墨子所自作；但我以為連同〈大取〉〈小取〉等共六篇，殆出於墨學團體所編輯整理的辭書，其時間當在孟子之後，其內容乃代表戰國時代辯者所共同得出之若干結論〔；但墨子後學，曾對辯者加以批評，並作了若干向前的發展。〕¹³墨學團體因其與辯難之術有關，乃加以纂輯；此可以表示墨家後來發展之一傾向〕¹⁴，但不一定是出於墨家所獨創。例如《莊子·天下篇》謂「相里勤之弟子，伍侯之徒……俱誦墨經，而倍譎不同，相謂別墨；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，以觚偶不侔之辭相應」。堅白同異，乃當時辯者共同的論題。由此可知〈經上〉〈經下〉〔等篇的主要內容，只能算是他們把收集的材料，經過整理，編成〔為〕¹⁵〕¹⁶自己的教本，供當時互相論難之資；亦猶〈備城門〉以下〔諸篇，乃〕¹⁷編集當時兵技巧家而成，〔同樣的，不是〕¹⁸墨家所獨創。所以〔不能從這種地方把握墨子的原始思想乃至墨學的特色。〔〈耕柱〉至〈公輸〉五篇，則其後學所記之遺聞軼事，可為考見墨子平生行跡之資。〕¹⁹〕²⁰同時，我曾再三說過，先秦典籍，編定成書的年代，並非等於該書內容之成立及開始活動的時代。從一種思想之發生、活動，到將其

¹²按，手稿二、論文此 83 字，專書皆無。

¹³按，專書此 23 字，手稿二、論文皆無。

¹⁴按，論文、專書此 667 字，手稿一作「與孔子的時代，頗為接近。若其弟子禽滑釐，之曾為子夏之弟子之說為可信，則或正與子夏約略同時，但其書之編成，恐係完成於戰國中葉。其中最不可解的是涉及告子而未涉及孟子，或即稍後於孟子。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中，有士與君子之稱；而《墨子》則常將士與君子連為一詞而稱為「士君子」。《論語》《孟子》中，皆各別述及堯舜禹湯文武，而《墨子》則常將堯舜禹湯文武連在一起；此皆似在分別稱述之後，再加以整理條貫而始成立的稱呼。〈所染第三〉，一則曰『以其行理也』；再則曰『處官失其理矣』，理字作抽象名詞用，亦始於《孟子》《莊子》前後。至〈經上〉〈經下〉，我認為這是墨學團體所編的辭書，其時間為更晚。其內容乃代表此一時代共同所到達之若干結論，因為非攻及辯難有關係，為墨學團體所重視，乃加以纂輯；此可以表示墨家後來發展之方向」。

¹⁵按，專書此字，手稿二、論文皆無。

¹⁶按，專書此 26 字，手稿二、論文此 25 字，手稿一作「六篇中，有關這類的材料，可能算是他們所收集的材料，編成」。

¹⁷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篇為」。

¹⁸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作「理非」。

¹⁹按，專書此 53 字，手稿二、論文 30 字，論文一作「所以墨學的特色」。

²⁰按，專書此 30 字，手稿二、論文皆無。

編定成書，常常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。編定成書{時}²¹，常易將編定時之流行名詞或故事，附加進去，並且其中也{容易}²²雜有不屬於該一思想系統的材料。{《墨子》中}²³最明顯的，{如}²⁴〈親士第一〉自「今有五鍾」以下，至「非此祿之主也」一段，凡一百三十九字，乃{道家以無用求全之意}²⁵，不僅與墨子果決任事，不畏犧牲的精神不合；且亦與本篇上下文之辭義不相連屬；這恐怕是當時，或後來劉向校錄時所錯入的。但不可因此而{懷疑及墨子}²⁶思想發生之年代問題，{及《墨子》一書主要部分的真實性。所以現時《墨子》一書，由〈親士〉到〈非儒〉，}²⁷依然可以代表墨子的基本思想{。}²⁸

就現在《墨子》一書所看得出來的墨子一生的行跡，其為魯人，已無疑義。惟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中謂其「為宋大夫」，後人皆承此說。孫詒讓〈墨子傳略第一〉並謂其為宋大夫，當在宋昭公時。但在《墨子》一書中，無為宋大夫之形跡。他勸楚勿攻宋，乃自魯國前往。且〈公輸篇〉記此事始末頗詳；楚因墨子而不攻宋後，「子墨子歸，過宋，天雨，庇其閭中，守閭者不納也」。由此可以斷言在救宋以前，決無曾為宋大夫之事。{否則不會守閭者不納。}²⁹又〈貴義篇〉載「子墨子南遊於楚，見楚獻惠王；獻惠王以老辭，使穆賀見子墨子；子墨子說穆賀；穆賀大說，謂子墨子曰，子之言則誠善矣；而君王，天下之大王也；毋乃曰，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」？在墨子的答覆中，引湯將見伊尹，御者彭氏之子謂「伊伊，天下之賤人也」以自喻，則所謂「賤人」者，不是指他的學說，而係指他的身分。他所主張的「夏政」，依然是王者之術，不可謂為「賤人之所為」。若彼曾為宋大夫，亦不當指其為「賤人」。自此以後，至宋昭公之死，據

²¹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²²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²³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²⁴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²⁵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1 字，手稿一作「莊子『堆出於峰，流必摧之』的思想發揮」。

²⁶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作「涉及此一」。

²⁷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7 字，手稿一作「現在的《墨子》一書」。

²⁸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符號之後，手稿一尚有「當然，其中許多論證的材料，是出於他的學徒的踵事增華」。

²⁹按，論文、專書此 9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皆無。

孫詒讓〈墨子年表〔第二〕³⁰〉，凡三十六年，墨子活動於魯齊衛楚之間，無作宋大夫之徵驗。僅《史記》載鄒陽〈獄中上書〉有「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」一語，不足作墨子曾為宋大夫之證。{《渚宮舊事》二載楚惠王將留養墨子，墨子辭曰：「今書未用，請遂行矣」。《墨子·魯問篇》，及《呂氏春秋·高義篇》，均載越王欲封墨子，墨子以其未能「聽吾言，用吾道」而不往；可見墨子係非常慎於出處的人。若曾為宋大夫，則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大事，豈毫無記載可資查考？}³¹所以墨子一生未嘗離開平民的地位。{為宋大夫之說，係因救宋故事而來的錯誤的聯想。}³²

關於墨子思想的來源，《呂氏春秋·當染篇》謂「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，桓王使史角往，惠公止之，其後(史角之後人)在於魯，墨子學焉」{的記載}³³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謂「墨家者流，蓋出於清廟之守」，或即由此而來。按魯惠公卒於西紀前七二三年，距桓王之及位，尚有四年；其年代不相及。然古人記錄，因係展轉傳述，其年代世次，多不甚精確，不必因此而推翻此一記載之真實性；且與墨子之為魯人者正相符合。《淮南子·要略訓》謂「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，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；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」。按墨子既係魯人，又在孔子之後，以當時孔子影響力之大，其受儒家之影響，當亦為事勢之自然。《墨子》書中除非樂及主張薄葬短喪而外，其言及祭祀者，多與儒籍之記載相同。且其稱道《詩》《書》，及堯舜禹湯文武，更與儒家無異。〔現行《墨子》一書，自〈尚賢上第八〉至〈非儒下三十九〉，每篇分為上中下篇，殆墨學分派以後之文獻。自〈親士第一〉至〈三辯第七〉，則各僅一篇，{與儒家頗為相近，}³⁴以後各篇的思想，都是從這七篇發展出來的，所以這應當是墨家未分派以前，成立最早的文獻。有如《莊子》的內七篇。儒墨的對立，是由以後的發展而愈益激化的。所以在前七篇中，與儒家思想之重點不同，但尚未至互相水火。〕³⁵因此，墨子本人，可能受了史角的後人、及孔學，兩方面

³⁰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此 2 字，專書皆無。

³¹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101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³²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0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³³按，手稿一此 3 字，論文、專書皆無，手稿二則劃黑線刪除。

³⁴按，手稿一此 7 字，論文、專書皆無，手稿二則原有「其內容與儒家頗為相似近」，但又以黑線刪除。

³⁵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此 141 字，專書皆無。

的影響。

二

{由}³⁶中國原始宗教的墮落以至人性論的{出現}³⁷，這是知識分子長期反省的結果。墨子的出身，我不願附和許多無根的臆說。但他始終處於平民的地位，直接反映當時平民的利害與意識，則似乎是沒有問題的。{他所反映的}³⁸平民的利害，可以構成廣大社會正義的基礎；但其解決問題的構想，也常以他們現實生活的情形作根據。這便是薄葬，非樂，棄周禮而用夏政，只考慮物質生活的一面，而不考慮精神上的要求{的原因}³⁹。一般平民的意識，有其純厚的一面，也有其落後的一面。因此，墨子的思想，是出于〔正義地〕⁴⁰直覺直感者為多，出于〔理論地〕⁴¹自覺反省者為少。當時人格神性〔質〕⁴²的天，在知識分子間，已經垮掉了；但一定還保存於社會大眾之中。墨子的天志思想，或許與史角之後有關；不過，史角之後，即使因其家世關係而依然保持周初宗教的傳統；但僅在此一傳統中，不可能保有廣大的社會性。墨子精神中的廣大社會性，當然是由平民生活中吸收來的。天志的觀念，恐怕也是適應於當時平民的心理而提出的。當時的儒家，以為只有天子祭天地；而墨子則「率天下之萬民，齋戒沐浴，潔為酒醴粢盛，以祭天鬼」（〈尚同〉），是墨子以為平民也可以參與祭天之事，亦可見墨子之強調天志，〔亦〕⁴³係當時社會宗教心理之一種反映。因為墨子的思想，是平民要求的直接反應，所以他的構想，保持了非常素樸的形態。他在先秦所發生的重大影響，主要是來自他偉大的正義感，與為正義而犧牲的精神；並不是來自他的理論構造。

墨子的思想，是以兼愛為中心而展開的。{「兼」對「別」而言，在墨子為一專用名詞，乃「全體」或「無差別」之意。〔所以〈親士篇〉〕「蓋非兼王之道也」。〈經上〉說「體，分於兼也」。《尸子·廣澤篇》「墨子貴

³⁶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³⁷按，論文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作「成立」。

³⁸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³⁹按，論文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皆無，手稿二作「的來源」。

⁴⁰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皆無。

⁴¹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皆無。

⁴²按，專書此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皆無。

⁴³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此字，專書皆無。

兼」。兼愛的解釋應當是：「因為兼，所以能愛」。而由兼所發出之愛，乃是平等無差別之愛。」⁴⁴因兼愛，故非攻。兼愛須解決經濟問題，故主張「強本」（勤）「節用」。因強本，故非命。因節用，故薄葬，非樂。⁴⁵兼愛的根據，不是來自人心的道德要求，也不是來自經驗中的教訓⁴⁶，而是來自天志。天志由鬼而下達，故明鬼。因人之行為標準，不自賤者出，故尚同。這是他的思想的大體結構。他為什麼要把兼愛的根據放在天志上？他說：

「子墨子曰，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……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國，而無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辯也。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？當皆法其父母，奚若？天下之為父母者眾，而仁者寡；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……當皆法其學，奚若？天下之為學者眾，而仁者寡；若皆法其學，此法不仁也……當皆法其君，奚若？天下之為君者眾，而仁者寡；若皆法其君，是法不仁也……故父母、學、君，三者莫可以為治法……故曰，莫若法天。天之行，廣而無私；其施，厚而不德；其明，久而不衰；故聖王法之……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？以其兼而愛之，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愛之，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，兼而食之也。」--《墨子閒詁》原刊本卷之一〈法儀第四〉第十四--十五頁

上面所引的〈法儀〉的這段話，為〈兼愛〉、〈天志〉、〈明鬼〉各篇所自出。此篇認為父母及學皆不足法，實含有對人間不甚信任的感情在裡面。他又說：

「子墨子曰，義不從愚且賤者出，必自貴且知者出……然則孰為貴？孰為知？曰，天為貴，天為知而已矣。然則義果自天出矣！」--同上卷七〈天志中〉第六頁

不過，他畢竟生於人文精神成長之後，他不肯⁴⁷通過巫卜以知天志；更不曾以代天行道的巫師自居。而只能通過自然現象以證明天志。他說：

⁴⁴按，論文此 61 字，手稿二、專書皆無。

⁴⁵按，手稿一此 121 字，手稿二此 60 字，論文、專書皆無。

⁴⁶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、手稿一作「示」。

⁴⁷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、手稿一作「能」。

「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。曰，以磨(曆)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；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；雷(賁)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，使民得而財利之……」--同上第九頁

{並且}⁴⁸墨子是經驗主義性格的人，他用以證明天志乃至鬼神的存在，〔乃〕⁴⁹完全用經驗的方法。他在〈明鬼下〉裡面，一方面以為天下之亂，來自「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，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」(卷八第二頁)。而證明的方法，則要訴之於耳聞目見的經驗事實。他說：

「子墨子曰，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，必以眾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(無)為儀者也。請(誠)惑(或)聞之見之，則必以為有。

莫聞莫見，則必以為無。」--同上卷八〈明鬼下〉十一頁

於是他引用了歷史上見鬼的故事，以證明鬼為耳聞目見之有。這裡便可{看}⁵⁰出一個問題：有人認墨子為一個宗教家【(註一)】⁵¹；假使他是一個宗教家，則他應當是一個創教者。但是：第一，每一創教者必有某種神秘的經驗；但他却要完全立足於經驗事實之上。第二，創教者常以神的代表者自居；最低限度，也必須承認某種人為神的代表者，以作神與人交通的媒介。但墨子及其學徒中，決無此種情形。第三，凡宗教總帶有某種超現實的意味，並常想把現實的問題，拿到超現實中去解決。但墨子則澈底是現實的。{忽視人類精神的要求；一切問題，都要在現實生活利益中求得解決。【而】⁵²】⁵³且他實際的主張，不是來自什麼形式的{「神的語言」}⁵⁴，而依然是來自《詩》《書》中堯舜禹湯文武{之教}⁵⁵。因此，墨子不是一般意{味}⁵⁶的宗教家。〔甚至他是假宗教的外形以求達到完全與宗教性格無關的目的。〕⁵⁷

《墨經上》對「知」有若干近於認識論的說明，如「知也者，以其知

⁴⁸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 字、手稿一作「但」。

⁴⁹按，專書此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作「却」。

⁵⁰按，專書此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作「提」。

⁵¹按，手稿二此「註一」，手稿一、論文、專書皆無。

⁵²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8 字，手稿一作「並」。

⁵³按，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二作「並」。

⁵⁴按，論文、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作「天書」。

⁵⁵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⁵⁶按，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作「義」。

⁵⁷按，手稿二、論文此 26 字，手稿一、專書皆無。

過(疑當作遇)物，而能貌之若見」，即能得印象、觀念之謂。但如前所說，這是後期墨學所編集的材料，或{者〔是〕⁵⁸}⁵⁹後期墨學的到達點，恐不足以代表墨子或墨學的本{來面目}⁶⁰。在《墨子》一書中，知字凡三百餘見，「知識」一辭，亦數見於〈天志〉、〈禱守〉、〈號令〉諸篇。但這都是極普通的用法、意義；例如〈天志上〉「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」【的「知識」】⁶¹，並沒有{今日}⁶²「知識」一辭所含的嚴格的內容。在《墨子》全書中，似乎沒有像《荀子》樣，以「知」來解決善惡行為為根據的明顯證明。在《墨子》一書中，有重知識的傾向，{因為他是一個經驗主義者。}⁶³但他似乎還只停頓在具體經驗事物的指陳上面，尚沒有達到從經驗事實中抽出理論的階段；因而他似乎不曾像荀子樣，很明顯地以人心之知，作為人類行為善惡的根據。最顯著的如卷九〈非命上〉說：「故言必有三表。何謂三表？子墨子言曰，有本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於何本之，上本之於聖王之事。於何原之，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。於何用之，廢(發)以為刑政，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」(第二頁)。在他的典型而進步的三表的思惟方式中，沒有推理的關連，而只是孤立的三項情況。這便不能構成嚴正的知識。近乎形式邏輯的結構，但並不等於邏輯的三段論法。他又說「嘿則思，言則誨，動則事，使三者代御，必為聖人」(卷十二〈貴義篇〉第三頁)。他這幾句話，可以解釋作他是主張思{惟}⁶⁴與實踐，應由交互應用，以打成一片。{這是很可寶貴的。不過，在他全般的思想結構中，這一點並未能得到發展，乃至重視。他既把自己的主張的根據，安放在天志上，而又}⁶⁵以經驗的方法{來}⁶⁶說明天志；由這種方法所來的破綻，他只好在現實的

⁵⁸按，論文此字，專書皆無。

⁵⁹按，手稿二、論文此 2 字，專書此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⁶⁰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僅作「人」。

⁶¹按，手稿一、論文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二皆無。

⁶²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⁶³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11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⁶⁴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一作「慮」。

⁶⁵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52 字，手稿一作「不過他這裡所說的思，似乎與孔子所說的『思』的意思相近，而與荀子所說的知的性質，似乎尚有點距離。孔子的思，是對於『學』的反省(註二)，孟子的『思』(註三)則是良心的反省。墨子的思乃是經驗事實的反省。而荀子的『知』，則是向客觀構造知識。在墨子自身既」等 100 字。

⁶⁶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利害上加以補充。{並以知係出於天，}⁶⁷即是，他把「應然」的道德行為，只解作利害上「當然」的選擇。他說：

「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為政；國家必貧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亂。若法若言，行若道，使為上者行此，則不能聽治；使為下者行此，則不能從事。上不聽治，刑政必亂；下不從事，衣食之財必不足。」

--同上卷六〈節葬〉第十三頁

「民有三患，饑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，勞者不得息；三者民之巨患也。擊鳴鼓，彈琴瑟，吹竽笙，而揚干戚，民衣食之財，安可得乎？{即我以為未必然也。}⁶⁸」--同上卷八〈非樂上〉第二十二頁

墨子忽視人類精神上之要求，忽視精神上之要求對於解決現實問題{中}⁶⁹之重大意義，故有非樂之論。所以他的思想的性格，可以說是道德地功利主義的性格。

三

《墨子》{一書中}⁷⁰有三個性字，但皆非作心性的意義用；大約出現了二十六個情字，但《墨子》上的「請」字通於「情」字，而情字的用法則近於「誠」字。〈貴義篇〉有「去六辟」之言，他說「去喜，去怒，去樂，去悲，去愛，去惡，而用仁義，手足口鼻耳，從事於義，必為聖人」（卷十二第三頁）。由此可見他認為情是惡的；先秦情與性常不分，情惡亦{即}⁷¹性惡，所以仁義也是外在的東西；因此，{他}⁷²要人為善，只好靠「尚同」的方法。他非常愛人民，他也常將天志與人民連在一起。但他和儒家正正相反；儒家因性善的主張而發生對人的信賴，對人民的信賴，所以在政治上可以說是「下同」主義，即是要統治者下同於人民。而墨子則因情之惡，無形中失掉了對人自身的信心，因而也失掉了對人民的信心，便主張人民要一層一層的通過統治者以上同於天。雖然在尚同的過程中，他非

⁶⁷按，手稿一此7字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皆無。

⁶⁸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一此8字，論文、專書皆無。

⁶⁹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⁷⁰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3字，手稿一僅作「上」。

⁷¹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一此字，論文、專書皆無。

⁷²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一此字，論文、專書皆無。

常重輿論，重諫諍；不如此，便不足以為墨子。但通過統治者以上同於天，統治者便可使天志落空，而自己僭居天志之實，一切毒害，便會由此而出。儒家因為信賴人民，重視人民，因而以人民為衡斷政治最高的準繩，所以凡是真正繼承此一傳承的人，{即使在長期專制壓迫之下，}⁷³對政治的目標方向，依然是把握得很緊。墨家{因為沒有把握到以人民為解決政治問題的中心，所以到了}⁷⁴以後，簡直迷失了政治的目標方向，而把義與兼愛，貶損到後世「江湖俠義」這一類的性質。例如墨者鉅子孟勝，以其弟子八十人，死陽城君之難(見《呂氏春秋·上德篇》)，這是大儒所不為，正為墨學衰絕的主要原因〔之一〕⁷⁵。不過就墨子個人而論，他的兼愛、自苦，當然是發於他內心對於人類無限之愛，所以他才說出「藏於心者無以竭愛」(卷一〈修身篇〉第七頁)的話；這才是他偉大人格的真正源泉。不過，{在}⁷⁶他還未能由此以透出人性之善吧了。

還有墨子既尊天明鬼，却又非命，這似乎是一個矛盾。但如前所述，自宗教性的天、天命等觀念垮掉以後，命便由神意的目的性、合理性，變而為盲目的超人而可以支配人的神秘力量。在亂世，人失掉了合理的保障，可以遇到許多意外而偶然地事情，便愈會感到這種力量(運命)的偉大，與人力的渺小，因而弛緩了自身的努力。這種盲目性的命，與有目的性的天，本是兩回事。天對於墨子的犧牲精神是積極的推動力；而命則恰是一種阻礙的力量。所以在墨子的思想構造中，尊天而非命，是很自然的。

〔編者按：徐先生之《中國人性論史初稿》前五篇已在近數期之《民主評論上發表》。〕⁷⁷

【附註

註一：如胡適《中國哲學史》。

註二：《論語》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註三：《孟子》：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」⁷⁸

⁷³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11 字，手稿一皆無。

⁷⁴按，手稿二、論文、專書此 24 字，手稿一僅作「到」。

⁷⁵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論文皆無。

⁷⁶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一此字，論文、專書皆無。

⁷⁷按，論文篇末的「編者按」31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一、專書皆無。

⁷⁸按，手稿二篇末有三個註，全以墨線劃除，但其內文僅見標示「讀一」。手稿一內文有兩個註，却末却未見出現。